

◇诗词坊

写在春天（组诗）

□ 布日古德

打春 大年过了 梦开始打了骨朵 星星点点的黏在榆树枝上 大河边上和着的小船又翻过来 陈年往事,像一只只 羔羊群立在一起 它们用另一种语言 乡下“咩、咩”着元气十足的炊烟 也用四蹄刨开冻土 黄豆地,甜菜地 犹如我每一次奔回康荣乡的路上 一张表 终于填满空格 留下的空白像一块处女地 等着浩大的阵容一个 鹤立鸡群的人 光着脚,徒手开拓,汗流浹背 已经成为 我的战利品 我的版图之内 也是你的小院子,小园子 你可以种你的散文和诗 “Ade,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因为,我们都属于 天上最好的星宿 处女座,摩羯座,金牛座 我们选择了 五月雨,八月的风 十月的天高气爽 这一点雨水,可以汇聚成 大海的气势 没有伤感,我们相互期盼着 砥砺着 风吹麦浪的大运流年,也会在 今早的晨兴中祝福你安然无恙
雨水 既然你在我的心里 我就不责怪你的点点滴滴	河水像一个慈善的老人 山峦像一个慈善的老人 土地像一个慈善的老人 天空蓝蓝的也像一个慈善的老人 小秋叶儿,吻着你 怎么?我们真的是一滴水

炊烟 带着文字的乡愁啊 也带着你的奶香,体温 我在风滚草,扎毛裸回归的路上 水洗蓝的大背景下 像一朵哈达云 等你很久很久 炊烟 临咽气时 你说,吻我一下吧 这样我们的炊烟会地久天长	纷纷地落到还长着狗尾巴草的土 地上 一个人的孤独 有一把孤独的钥匙 掌控在我们掣肘的文字里 你是谁,半夜半夜不睡 我是谁,多少天老早老早醒来 鲜亮的人间 我们一起去写 《满江红》《临江仙》 阿门,双手合十
--	---

雁归来

原路返回 故乡还是老样子 老榆树,老柳树还在原地 只是你记着的炊烟守着几个烟囱 在小屯儿的白桦林上空盘旋着 河水汤汤的,汨汨的,弯弯的 每一股溪流都是我感知中的罅隙 我抚摸着,体悟着 沧桑的经年 你与我留下一枚翅儿羽 义发源,司徒街,太平桥,库塘木 一网下去,全是我们开江后的 七粒浮子,黄泥鳅,三花五罗 归来兮	我每一年都是在这个时候 供奉你的文字,相片,花格格裙子 及你拉过的马头琴,最爱的奶茶 手撕牛排 蒙古人的炊烟 全是野蒿子味儿 包括你想象中的紫花苜蓿 甜根草 蒙古包里挂着的那一辨儿艾蒿草 还给你留着,一直等我老去 你吻我的时候 有一句嗚呼,哥 我的巴特儿 找个好人嫁了吧 草原上,桑根达莱太孤独 一个人在文字里旅行更孤独 第二天清晨
---	---

繁花

（外一首）

□ 吕世豪

一片一片森林 一树一树花骨朵 如同一颗一颗小拳头 举满万千枝条 花开五瓣 正是拳中攥着的五根手指 春天来了 万物都在解冻 小拳头握得久了 指关节就会捏出疼痛 一冬的心绪 就像杏农苏醒的梦 都需要慢慢打开 用力过猛 僵硬的筋骨容易受损 操作稍有不慎 就会毁掉所有内容 千树万树杏花开 小拳头张开的心情 刚好萌发在初春 这一双双纤细细指 冻得让人心疼 白得让你触景生情	你漂亮妩媚终日忙碌 一刻也不肯停歇你细长的小脚 玫瑰花上停停 芍药花上站站 抑或 把熏衣草的花粉 抖落到兰花的叶上 你沾花惹草 四处闲逛 花园里不再清静安宁 花粉满天飞 柳絮迷人眼 香味混杂不再单纯 一场春雨 尘埃落定 花在扬它的笑脸 草在织它的绿毡 蜜蜂在舐它的蜂蜜 唯有蝴蝶 花下难以藏身 躺在泥水里 再怎么鼓动 也扇不动你浮华的翅膀
---	--

折断的炊烟

总是有一种思念 像父亲一样 在田埂上向着我招手 总是有一种亲情 像母亲一样 手搭凉棚朝着我张望 那就是故乡的土屋 土屋屋顶的那一缕青烟 总是担心有一天青烟断了 让游弋在远天的风筝 倏然就折断翅膀 迷失了回望的方向 最终悬挂于异乡的一棵树枝上 或一条高压线上 奄奄一息客死他乡 那条折断的那一缕青烟 还能找得到断线头吗 断线头还能被重新接上吗 让失落的风筝找到回望的希望 凡是有炊烟的乡村 才是游子倾诉衷肠的地方 土屋是慢慢老下来了 那一缕有气无力的青烟 千万不敢被折断呀 也千万不敢患病和受伤	下雨了 撑着伞 站在街角等你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哪一把伞下是你 念着你的名字 想着你的容颜 哪一个背影是你 下雨了 一滴又一滴 想你了 一次又一次 从街道的这头到那头 瞬间变成花的海洋 那一把伞下都没有你 哪一个背影都不是你 思绪乘着花雨伞 飞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就这样 淡淡的你看着我 淡淡的我看着你 把彼此藏进心底 刻进骨髓 不问风尘 只闻花香
---	--

蝴蝶

（外一首）

□ 张秀梅

你漂亮妩媚终日忙碌 一刻也不肯停歇你细长的小脚 玫瑰花上停停 芍药花上站站 抑或 把熏衣草的花粉 抖落到兰花的叶上 你沾花惹草 四处闲逛 花园里不再清静安宁 花粉满天飞 柳絮迷人眼 香味混杂不再单纯 一场春雨 尘埃落定 花在扬它的笑脸 草在织它的绿毡 蜜蜂在舐它的蜂蜜 唯有蝴蝶 花下难以藏身 躺在泥水里 再怎么鼓动 也扇不动你浮华的翅膀	柔情似水的妩媚 引来多少迷恋无悔 嫩黄的、纯白的、火红的 深深浅浅的酒窝里 种下多少相思豆 长出多少碧透的誓言 也曾留下丝丝离愁 举杯伤感的陆游 借你的风度 挥洒出《钗头凤》的千秋索 李白斗酒诗篇 千古流芳荡清香 吴刚捧出桂花酒 你是故乡清澈的河流 夜色中的月如钩 寒冷时的一盆火 青山绿水间神游 笔墨相期,千般意韵醉春秋
--	--

哪一把伞下是你

下雨了 撑着伞 站在街角等你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哪一把伞下是你 念着你的名字 想着你的容颜 哪一个背影是你 下雨了 一滴又一滴 想你了 一次又一次 从街道的这头到那头 瞬间变成花的海洋 那一把伞下都没有你 哪一个背影都不是你 思绪乘着花雨伞 飞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就这样 淡淡的你看着我 淡淡的我看着你 把彼此藏进心底 刻进骨髓 不问风尘 只闻花香	我知道 无论天堂 如何的繁花似锦 你都不舍 孤独漂泊的我 我知道 无论我的脸庞 如何的沧桑褶皱 你都会在梦中 轻抚 我知道 无论四季 如何的流转 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永远是 穿暖 and 点 小心着凉 我站在 黄土坡上 大声的呼喊 我——想——你 山谷里 都是你的回应 我——想——你
--	---

我知道

——写给奶奶

□ 高鹏

我知道 无论天堂 如何的繁花似锦 你都不舍 孤独漂泊的我 我知道 无论我的脸庞 如何的沧桑褶皱 你都会在梦中 轻抚 我知道 无论四季 如何的流转 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永远是 穿暖 and 点 小心着凉 我站在 黄土坡上 大声的呼喊 我——想——你 山谷里 都是你的回应 我——想——你	我知道 无论天堂 如何的繁花似锦 你都不舍 孤独漂泊的我 我知道 无论我的脸庞 如何的沧桑褶皱 你都会在梦中 轻抚 我知道 无论四季 如何的流转 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永远是 穿暖 and 点 小心着凉 我站在 黄土坡上 大声的呼喊 我——想——你 山谷里 都是你的回应 我——想——你
---	---

春风

【清】袁枚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

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舞台美术,是中国戏曲舞台演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副描绘舞台美术的楹联，是这样的：

台中戏戏中台景物烘陪演绎古往今来事，

景衬人人人景灯光辉映抒发悲欢离合情。

有道是“人靠衣装，货看包装”，犹如绿叶衬托红花一样，中国戏曲的演出舞台，是需要灯光布景衬托的。

且看传统戏曲舞台，从来都是十分讲究的。无论是红绒大幕，还是二道幕、几道幕条，以至平台、天幕，还有“出将、入相”的场门彩帘，都制作得非常精致。一台戏，大幕拉开，观众首先看到的是灯光布景设置。先入为主。如若幕启之后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灯光璀璨、布景雅致、简洁明快的美好意境，必然引发观众的欣赏兴趣，唤起观众无尽的遐想。在悠扬婉转的音乐声中，身着戏装扮像俊美的演员登台亮相，观众随之进入戏文剧情的氛围感染之中。那该是多么美妙的艺术享受啊！

舞台美术，包括布景、灯光、服装、人物造型、道具设计等。就是通过多种造型艺术手段，营造剧中环境和人物的外部形象。根据剧本内容、导演构思、舞美设计师意图，运用软景片、硬景片、灯光，通过平面绘画、立体造型、光色交换等艺术处理手法，为剧中人物活动

创造特定的典型环境，以达到烘托剧情、渲染气氛的舞台艺术效果。“一桌两椅”，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代名词。因为这门艺术讲究的就是一个写意，仅靠这简单的几样道具，便可转换时空，让人物置身于变化多端的场景之中。可别小觑了那“一桌两椅”，在舞台上能派多种用途。根据桌椅的不同程式的摆法，便可显示各种地点、环境的变化。椅放于桌前以示大厅、前厅或客堂等；椅放于桌后，则以示内室、书房、大堂等；桌子和椅子搭配，还可以表示山坡、城楼、船只等。

早先，由于条件、技术的局限，中国戏曲的舞台美术，十分简单。大幕拉开，无非是台前两盏麻油灯锅照亮，台上一桌两椅摆设而已。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运用到舞台美术之中。即以灯光来说，从麻油灯锅、煤油汽灯，发展到电灯。传统戏曲演出才有了“五彩电灯，灯光布景”的设置。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看过清徐县晋剧团的古装神话剧《三姐下凡》。正月十五观灯一场，一条挂满花灯的大街透视深远，灯光布景变幻了三条角度不同的大街，煞是好看，迷得观众场场爆满。尔后，随着设施的完

善，条件的提高，现代化手法的运用，灯光、布景的设置越来越讲究。当代所谓大投入、大制作的剧目，几乎能把山川原野、厅堂殿宇原样搬上舞台。其实，戏曲舞台上毕竟是以演员表演为主，灯光布景，只是陪衬而已。如若过度渲染灯光布景，似有宣宾夺主之嫌。所以，中国戏曲舞台美术的主要任务，还是以写意象征、简洁明快的风格，配合演员的表演和剧情的演绎。2018年赴上海观摩中国艺术节，所观赏的几台好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舞台美术的手法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话剧《千字碑》全然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时空观念。三圈聚光灯下，三位不同地方的剧中人，可以同时互相对话争辩；沪剧《敦煌女儿》，一个大转盘、两扇门框，不时旋转，变换着剧情的时空。一个大石桌、两个小石墩，变换位置，即表示时间地点的改变，把传统戏曲的“一桌两椅”发挥到极致。昆剧《顾炎武》最后顾炎武和康熙皇帝的一场戏，别出心裁，唤起观众无尽的遐想，是梦境，是幻觉，还是相见？加之对白、唱词的精美，真真令人妙趣横生，感慨万千！《红军故事》中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摘头巾，脱掉外衣，转眼间就变成了三十多岁的农家大嫂。类似时空变换的手法，确也使人深受启发。这些创新手法，可以看出中国戏曲艺术的创新发展。同时，对于我们今后的艺术创作，也是可贵的启迪。

◇心香一瓣

爱健身 且坚持

□ 李牧

身体的重要，毋庸多说。好好锻炼，保持健康的体魄，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知道和行动之间，隔着好几个非洲大裂谷；而能行动且坚持的，就好这要从马里亚纳大海沟升到海平面，更没有几个人。究其原因，主观上不在乎、不重视是根本原因，懒惰是直接原因。

一个人，当他（她）在乎一件事的时候，比如男人对待自己的车，重视且在乎，然后就对车的关怀无微不至。按时保养，遵守各种开车注意事项，行驶途中，会因为过个坑没有减速懊悔不已、或者为一块小石头溅到车玻璃上而心痛。但是，对待自己的身体，他们把它随意扔在沙发上、床上，躺着、卧着、坐着，抽烟、喝酒、打牌、看手机。在他们的行动上，车子比身体重要。

比如女人对待房子，无比重视。地板恨不得天天拖，家具更是要随时擦，锅台不光亮誓不罢休，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才满意……然后会因之而抱怨时间不够、累得要命。但是，对待自己的身体，她们把它随意扔在沙发上、床上，躺着、卧着、坐着，吃零食、追剧、闲聊、看手机。在它们的行动上，房子比身体重要。

但是，车和房子加起来乘以无穷大，也比不上身体重要。然而，依旧有很多人，对待身体漫不经心，却把无数的精力和时间奉献给了车子和房子。

人把心思和时间花在哪里，哪里就会有回报。细心爱护保养车，

◇戏曲艺术漫谈之十三

□ 梁镇川

灯光布景

美，技艺的提高，现代化手法的运用，灯光、布景的设置越来越讲究。当代所谓大投入、大制作的剧目，几乎能把山川原野、厅堂殿宇原样搬上舞台。

其实，戏曲舞台上毕竟是以演员表演为主，灯光布景，只是陪衬而已。如若过度渲染灯光布景，似有宣宾夺主之嫌。所以，中国戏曲舞台美术的主要任务，还是以写意象征、简洁明快的风格，配合演员的表演和剧情的演绎。

2018年赴上海观摩中国艺术节，所观赏的几台好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舞台美术的手法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话剧《千字碑》全然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时空观念。三圈聚光灯下，三位不同地方的剧中人，可以同时互相对话争辩；沪剧《敦煌女儿》，一个大转盘、两扇门框，不时旋转，变换着剧情的时空。一个大石桌、两个小石墩，变换位置，即表示时间地点的改变，把传统戏曲的“一桌两椅”发挥到极致。昆剧《顾炎武》最后顾炎武和康熙皇帝的一场戏，别出心裁，唤起观众无尽的遐想，是梦境，是幻觉，还是相见？加之对白、唱词的精美，真真令人妙趣横生，感慨万千！《红军故事》中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摘头巾，脱掉外衣，转眼间就变成了三十多岁的农家大嫂。类似时空变换的手法，确也使人深受启发。这些创新手法，可以看出中国戏曲艺术的创新发展。同时，对于我们今后的艺术创作，也是可贵的启迪。

只有汾酒的清白，怀揣一颗干净的心从六十多年前，一路走来。每一滴都挺着红高粱般的脊梁，每一块曲都是脚踏实地的基石。无论遇到诱惑或伤痛，都能一清到底

三川河诗会

94期